

考蓟

汉书，蓟古燕国，召公所封。后汉书，蓟本燕国，刺史治。自七国时，燕都于此。项羽立臧荼为燕王，都蓟。高帝因之为燕国。元凤元年，燕刺王旦自杀，国除，为广阳郡。本始元年为广阳国。建武十三年，省属上谷。永平八年，（一作永元六年）。复为广阳郡。晋复为燕国，魏为燕郡。隋开皇初废，大业初置涿郡。唐天宝元年，更名范阳郡，并治蓟。水经注，湿水过广阳县北，又东至渔阳雍奴县。注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，因丘以名邑也。后汉书彭宠傅，宠反渔阳，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。晋书载记，魏围燕中山，清河王会自龙城遣兵赴救，建武将军余崇为前锋，至渔阳，遇魏千余骑，鼓噪直进，杀十余人，魏骑遁去，崇亦引还，会乃上道徐进，始达蓟城。即此三事，可见蓟在渔阳之西。唐书地理志，幽州范阳郡治蓟。开元十八年，析置蓟州渔阳郡，治渔阳。及辽改蓟为析津县，因此蓟之名遂没于此而存于彼。今人乃以渔阳为蓟，而忘其本矣。

史记乐毅书，蓟丘之植植于汶篁。一统志云，城西北隅即古蓟门，旧有楼馆并废，但门外存二土阜，旁多林木，颇为近之。礼记乐记，武王克殷反商，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。（水经注误云尧后）疏云，今涿郡蓟县是也。即燕国之都。孔安国、司马迁及郑皆云燕祖召公，与周同姓。案黄帝姓姬，召盖其后也。而皇甫谧以召公为文王之庶子。考之史传，更无所出。又左传富辰之言亦无燕也。案先儒之说，以蓟与燕国为一。史记燕世家，武王伐纣，封召公于北燕。索隐曰，北燕今在幽州蓟县故城。盖一地不容封二国，故疑召公即黄帝之后，其不曰燕而曰蓟者，有南北二燕，故称其国都以明之也。

汉书二燕王传

汉书燕王定国传，杀肥如令郢人。案地理志，肥如自属辽西郡，不属燕。武帝本纪，元朔元年秋，匈奴入辽西，杀太守。诸侯王表言，武帝下推恩之令，而藩国自析。长沙、燕代虽有旧名，皆亡南北边矣。然则肥如令之杀于燕，必在元朔以前，未析边郡之时也。燕王旦傅，发民会围，大猎文安县，以讲士马。其上云，武帝时，旦坐藏匿亡命，削良乡、安次、文安三县。是文安已削，不属燕。又云，昭帝立，大将军霍光秉政，褒赐燕王钱三千万，益封万三千户。昭帝本纪亦云，始元元年益封燕王、广陵王及鄂邑长公主各万三千户。然则文安县之仍属于燕，又在益封万三千户之后也。此皆史文之互见者，可以参考而得之也。

考金陵

一统志，金太祖陵、世宗陵俱在房山县西二十里三山峰下。宣宗陵、章宗陵俱在房山县西大房山东北。

案金史海陵纪，贞元三年三月乙卯，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，建行宫其麓。五月乙卯，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，奉迁太祖、太宗梓宫。十一月乙巳朔，梓宫发丕承殿。戊申，山陵礼成。正隆元年七月己酉，命太保昂如上京，奉迁始祖以下梓宫。八月丁丑，如大房山行视山陵。十月乙酉，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。闰月己亥朔，山陵礼成。又太祖纪，太祖葬睿陵；太宗纪，太宗葬恭陵；世宗纪，世宗葬兴陵；章宗纪，章宗葬道陵。又熙宗纪，帝被弑，葬于皇后裴满氏墓中。贞元三年，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，诸王同兆域。大定初，追上谥号，陵曰思陵。二十八年，改葬于蛾眉谷，仍号思陵。又海陵纪，葬于大房山鹿门谷，后降为庶人，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。又睿宗纪，大定二年，改葬于大房山，号景陵。显宗纪，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，葬于大房山。章宗即位，号曰裕陵。是则金代之陵自上京而迁者十二帝，其陵曰光、曰熙、曰建、曰辉、曰安、曰定、曰永、曰泰、曰献、曰乔、曰睿、曰恭；其崩于中都而葬者二帝，其陵曰兴、曰道；被弑者一帝，其陵曰思；追谥者二帝，其陵曰景、曰裕；被弑而降为庶人者一帝，葬在兆域之外。而宣宗则自即位之二年迁于南京，三年五月，中都为蒙古所陷，葬在大梁，非房山矣。今一统志止有四陵，而误列宣宗，又跻于章宗之上，诸臣不学之甚也。

辨一统志辽陵之误

一统志，辽章宗陵在三河县北五十五里。考辽无章宗，其一代诸帝亦无葬三河者。

辨一统志密云之误

一统志引古事舛戾最多，未有若密云之可笑者。晋书石季龙载记，段辽弃令支奔密云山，遣使诈降，季龙使征东将军麻秋迎之。辽又遣使降于慕容皝，曰：『彼贪而无谋，吾今请降求迎，彼不疑也。若伏重兵要之，可以得志。』皝遣子恪伏兵于密云，麻秋统兵三万迎辽，为恪所袭，死者十六七，秋步遁而归。是段辽与燕合谋而败赵之众也。今一统志云，密云山在密云县南一十五里，亦名横石；昔燕赵伏兵于此，大获辽众。是反以为赵与燕谋而败辽之众，又不言段而言辽，似以辽为国名，岂修志诸臣并晋书而未之见乎？

考临朐县

一统志，三河在汉临朐县地。今考两汉书并无临朐县。唐书地理志，幽州范阳郡潞县下云，武德二年置临朐县，贞观元年省临朐。而蓟州渔阳郡三河下云，开元四年析潞县置。故知本是一地，先分为临朐，后分为三河，皆自唐，非汉也。

考夏谦泽

晋书载记，慕容宝尽徙蓟中府库，北趋龙城，魏石河头引兵追及之于夏谦泽。胡三省通鉴注，夏谦泽在蓟北二百余里，恐非。案水经注，鲍丘水东南流，径潞城南，又东南入夏泽，泽南纡曲渚一十余里，北佩谦泽，眇望无垠也。下云，鲍丘水又东与沟河合。三河志，鲍丘河在县西二十五里，源自口外，南流径九庄岭，过密云合道人溪，至通州之米庄村合沽水入沟河。今三河县西三十里地名夏店，旧有驿，鲍丘水径其下，而沟河自县城南至宝坻下入于海。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泽，其东弥望皆陂泽，与水经注正合。自蓟至龙城，此其孔道。宝以丙辰行，魏人以戊午及之，相距二日，适当其地也。

辨石门

后汉书公孙瓚传，中平中，张纯与乌桓丘力居等入寇，瓚追击，战于属国石门，大败之。注石门山在今营州柳城县西南，而水经注云，灋水又东南径石门峡，山高崭绝，壁立洞开，俗谓之石门口。汉中平五年，公孙瓚讨张纯，战于石门，大破之。今蓟州东北六十里石门驿，即水经注之石门是也。案史本纪但言石门而传言属国石门，明有两石门。水经注所指乃渔阳之石门，非辽东属国之石门，当以柳城为是。通典，柳城在石门山。

辨一统志杨令公祠之误

一统志，杨令公祠在密云县古北口，祀宋杨业。案杨业传，业本太原降将。太宗以业老于边事，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。会契丹入雁门，业领麾下数千骑，自西京而出，由小陁至雁门北口，南向背击之，契丹大败。以功迁云州观察使。雍熙三年，大兵北征，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，命业副之；以西上合门使蔚州刺史王侁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。诸军连拔云、应、寰、朔四州，师次桑干河，会曹彬之师不利，诸路班师，美等归代州。未几，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，令美等以所部兵护之。时契丹复陷寰州，侁命业趋雁门北川，业以为必败不可，侁逼之行。业指陈家谷口曰

，诸君于此张步弓强弩为左右翼以援。美与侏领麾下兵陈于谷口。自寅至巳，侏使人登托逻台望之，以为契丹败走，欲争其功，即领兵离谷口。美不能制，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。俄闻业败，即麾兵却走。业力战至谷口，望见无人，即拊膺大恸，再率帐下士力战，身被数十创，士卒殆尽，业犹手刃数十人，马重伤不能进，为契丹所擒，不食三日死。是业生平未尝至燕，况古北口又在燕东北二百余里，地属契丹久矣，业安得而至此？且史明言雁门之北口，而以为密云之古北口，是作志者东西尚不辨，何论史傳哉？又案辽史圣宗纪，统和四年七月丙子，枢密使斜軫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。耶律斜軫傳，继业败走至狼牙村，众军皆溃，继业为飞矢所中，被擒。与宋史略同。密云县志，威灵庙在古北口北门外一里，祀宋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杨公。成化十八年，礼部尚书周洪范记引宋史全文而不办雁门北口之非其地。丰润县志，令公村在县西十五里，宋杨业屯兵拒辽于此有功，故名。并承一统志而误。

考卢师山

仁宗实录，洪熙元年二月乙卯，封大青龙神为弘济大青龙神，小青龙神为灵显小青龙神，赐名所居山为翠微山，遣成国公朱勇谕祭，仍命礼部岁以春秋仲月遣顺天府官致祭。盖京师平则门外三十里卢师山有潭，世傳有大小二青龙出没不时，过早致祷辄雨；及是夏不雨；遂即其山祷焉，雨随注，故有是命。大明一统志，卢师山在府城西三十里，隋沙门卢师驯伏青龙之所。今考元史吕思诚傳云，为景州蓟县尹，天旱，道士持青蛇曰卢师谷小青，谓龙也：祷之即雨。思诚以其惑人，杀蛇逐道士，雨亦随至，遂有年。则是元时已有此说。又考唐书韦挺傳云：挺遣燕州司马王安德行渠作漕舫运粮，自桑干水抵卢思台，行百里，渠塞不可通，挺以方苦寒，未可进，遂下米台侧廡之，待冰泮乃运。则卢师或卢思之误。

辨辽史引公孙度平州之误

晋书，平州，禹贡冀州之域，于周为幽州界，汉属右北平郡。后汉末，公孙度自号平州牧，及其子康，康子渊，并据辽东。魏分辽东、昌黎、玄菟、带方、乐浪五郡为平州，后还合为幽州。咸宁二年十月，分昌黎、辽东、玄菟、带方、乐浪等郡国五，置平州，治昌黎。是则公孙度之平州乃辽东，而咸宁所置之平州乃柳城，即昌黎也。魏书，营州领郡六，其一曰昌黎，晋分辽东置，领县三，其一曰龙城。太平真君八年，并柳城、昌黎、棘城属焉。有尧祠、榆顿城、狼水。隋书，辽西郡统县一，柳城，本魏龙城县。开皇元年，改为龙山县。十八年，改为柳城县。而平州之名，则自魏更立于辽西。魏书，平州领

郡二，其一曰辽西，领县三，其一曰肥如。独其于平州之下注云，晋置，治肥如城，未甚详明。其曰晋置者，谓平州之名始立于晋也。其曰治肥如城者，谓魏之平州治肥如也。上下本不相蒙，且如辽西郡下注云秦置，亦谓辽西之名立于秦也。岂可以秦之辽西亦治肥如乎？以此例之，可见矣。隋唐二书并未有误。至辽史于平州辽兴军下云，汉末公孙度所有，传子康孙渊，是误以拓拔氏之平州为公孙度之平州矣。滦州下亦云，不知其时皆曹氏所有也。

正后汉志误字

后汉志辽东属国下云，昌辽故天辽，属辽西。考之前代史书，并无昌辽之名，而前汉亦无天辽。疑当作昌黎，故交黎属遂西。以汉书证之，辽西郡交黎下云，东部都尉治。应劭曰，今昌黎。又胡三省通鉴注云，昌黎今交黎县，属辽西郡，后汉属辽东属国都尉。此后人写刻之误，可以意改者也。

辨柳城

史言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福德之地，乃营立宗庙宫阙，命曰龙城。一统志，柳城在永平府西二十里，龙山在府西四十里。永平府旧志，柳城在昌黎县西南六十里，汉末为乌桓所据，曹操灭之，历魏晋为慕容氏父子所据，隋置县，属辽西郡，唐置营州，元省入昌黎，为静安社。二说不同。今府西二十里全无遗迹，而静安社则嘉靖三十一年立为堡。然皆非柳城之旧也。案唐书营州柳城郡下云，城西四百八十里，有渝阔守捉城。又云，西北接奚，北接契丹。通典营州柳城郡下云，东至辽河四百八十里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，东南到安东府二百七十里，西南到北平郡七百里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，东北到契丹界九十里。而平州北平郡下云，东至柳城郡七百里，西至渔阳郡三百里，东北到柳城郡七百里。是柳城在今永平之东北七百里，而慕容氏之龙城、昌黎及魏以后之营州并在其地。唐万岁通天元年为契丹所陷，圣历二年侨治渔阳，开元五年又还治柳城。而今之昌黎乃金之广宁县，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昌黎。名同而地异也。

三国志，魏武用田畴之言，上徐无山，塹山湮谷五百余里，经白檀，历平冈，涉鲜卑庭，东指柳城。徐无山在今玉田，则柳城在玉田之东北数百里也。北齐书，显祖伐契丹，以十月丁酉至平州，从西道趋长塹，辛丑，至白狼城，壬寅，至昌黎城。是昌黎在平州之东北，齐主之行急，犹五日而后至也。隋书，汉王谅伐高丽，军出临渝关，至柳城。唐书，太宗伐高丽还，以十月丙午次营州，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，命有司设太牢，上自作文以祭之。丙辰，皇太子迎谒于临渝。关在今抚宁之东，则柳城又在其东，太宗之行迟

,故十日而后至也。

辽史载柳城曰兴中府，古孤竹国，汉柳城县地。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城之南福德之地，乃筑龙城，构宫庙，改柳城为龙城县而迁都之，号曰和龙宫。慕容垂复居焉。（垂都邺，其子宝始迁龙城也。）后为冯跋所灭。（高云灭慕容氏，冯跋代高云，非跋灭慕容氏也。）魏取之为辽西郡。隋平高宝宁，置营州，炀帝改柳州郡。唐武德初改营州总管府，寻为都督府。万

岁通天元年，陷李万荣。神龙初，徙府幽州。开元四年，复治柳城，八年徙渔阳，十年还柳城，后为奚所据。太祖平奚，及俘燕民将建城，命韩知方择其处，乃完葺柳城，号霸州彰武节度使。重熙十年，升兴中府。有大华山、小华山、香高山、麝香崖，天授皇帝刻石在焉，驻龙峪、神射泉、小灵河。统州二、县四，其一曰兴中县，本汉柳城县地，太祖掠汉民居此，置霸城县。重熙中置府更名。此文述柳城之故颇为详备。

元世祖至元七年十月己丑，降兴中府为州。以地图按之，当在今前屯卫之北，但唐书平州下云，又有柳城军，永泰元年置。盖唐时柳城之地屡被陷没，移迁无常，此其在平州者，或即今之静安社未可知。然不可以永泰元年之柳城为古之柳城也。

一统志采辑诸书，不出一人之手。如柳城废县既云在府城西二十里矣，而于土产则曰人参、麝香、豹尾俱废柳城县出。今府西二十里乃滦河之西，洞山之南，沙土之地，其能出此三物乎？案唐书营州柳城郡贡人参、麝香、豹尾皮骨骷，志本引之，而不知所指府西二十里废柳城县之误也。

考昌黎

案昌黎有五。汉书辽西郡之县，其八曰交黎。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。东部都尉治。应劭曰，今昌黎。通鉴注，昌黎汉交黎县，属辽西郡，后汉属辽东属国都尉，魏齐王正始五年，鲜卑内附，复置辽东属国，立昌黎县以居之，后立昌黎郡。晋书武帝纪，太康二年，慕容廆寇昌黎，二年，安北将军严询败慕容廆于昌黎；成帝咸康二年，慕容皝自昌黎东践冰而进，凡三百余里，至历林口，是则在渝水下流而当海口。此一昌黎也。晋书载记，慕容皝徙昌黎郡，又云，破宇文归之众，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。及慕容盛之世，有昌黎尹张顺、刘忠，高云以冯素弗为昌黎尹，冯跋之世有昌黎尹孙伯仁。以史考之，当去龙城不远。此又一昌黎也。魏并柳城、昌黎、棘城于龙城，而立昌黎为郡。志云有尧祠、榆顿城、狼水，而列传如韩麒麟、韩秀、谷浑、孙绍之伦皆昌黎人

，即燕之旧都龙城。此又一昌黎也。齐以后昌黎之名废，至唐太宗贞观二年，更崇州为北黎州，治营州之东北废阳师镇。八年复为崇州，置昌黎县，后沦于奚。辽史，建州永康县本唐昌黎县地。此又一昌黎也。辽太祖以定州俘户置营邻海军，其县一曰广宁。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，改为昌黎，相沿以至于今。在永平府城东南七十里。此又一昌黎也。郭造卿永平志，辨昌黎有二，而不知其有五。今序而列之，论古者可以无惑焉。

韩文公多自称昌黎。唐书载韩氏世系则云，汉弓高侯颍当裔孙，世居颍川，徙安定武安、常山九门，而生安定桓王茂，为公之六世祖。与昌黎之韩支派各别。故先儒以为公之自称，本其郡望。宋元丰七年，封公为昌黎伯，亦是取其本望。如韩择木封昌黎伯，韩长鸾、韩建封昌黎王之比。若昌黎之韩，最着于魏。如麒麟、显宗，史明言其为昌黎棘城人，又非今日之昌黎也。然则文公之没二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，又一百六年而始立今之昌黎县，以金之县而合宋之封。遂谓文公为此县之人，其亦未之考矣。

考石城

汉右北平郡之县十六，其三曰石城。后汉无之，盖光武所并省也。至燕分置石城郡。考之通鉴及晋载记得二事。慕容宝宿广都黄榆谷，清河王会勒兵攻宝，宝帅轻骑驰二百里，晡时至龙城，会遗骑追至石城不及。是广都去龙城二百里，而石城在中间也。慕容熙畋于北原，石城令高和与尚方兵于后作乱。注云高和本为石城令，时以大丧会于龙城。是石城去龙城不远也。魏书地形志广兴下云，有鸡鸣山、石城、大柳城，此即汉之石城矣。魏太平真君八年，置建德郡，治白狼城，领县三，其一曰石城，有自鹿山祠，其二曰广都。水经注，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东流，径石城县故城南，北屈径自鹿山西，即自狼山也。又东北入广成县东。广成即广都城。燕之石城在广都之东北，而此在广都之西南，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。隋书始无石城，云北齐废之。而唐书平州石城下云，本临渝，武德七年省，贞观十五年置，万岁通天二年更名，有临渝关，有大海，有碣石山。是武后所改名之石城，又非魏之石城矣。辽史，滦州统县三，其三曰石城，下云唐贞观中于此置临渝县，万岁通天元年，改石城县，在滦州南三十里，唐仪凤石刻在焉。今县又在其南五十里，辽徙置以就盐官。是辽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。今之开平中屯卫，自永乐三年徙于石城废县，在滦州西九十里，乃辽之石城，而一统志以为汉旧县，何其谬与！

考宋史营平滦三州之误

宋史言，朝廷与金约，灭辽止求晋赂契丹故地，而不思营、平、滦三州非晋赂，乃刘仁恭献契丹以求援者。既而王黼悔，欲并得之，遣赵良嗣往请之再三，金人不与。此史家之误。案通鉴，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，下有渝水通海，自关东北循海有道，道狭处纔数尺，旁皆乱山高峻不可越。北至进午口，旧置八防御军，募士兵守之，田租皆供军食，不入于蓟，幽州岁致缁纩以供战士衣。每岁早获，清野坚壁以待契丹。契丹至，辄闭壁不战，俟其去，选骁勇据隘习邀之，契丹常失利走。士兵皆自为田园力战，有功则赐勋加赏，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。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，恃勇不修边备，遂失渝关之险，契丹每每刍牧于营平之间。又案辽史，太祖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，大元帅尧骨克平州，获刺史赵思温、裨将张崇。二月，如平州，甲子，以平州为卢龙军，置节度使。辽之天赞二年乃后唐庄宗同光元年，是营、平二州，契丹自以兵力取之于唐，而不于刘仁恭，又非赂以求援也。若滦本平州之地，辽太祖以浮户置滦州，当刘仁恭时尚未有此州，尤为无据。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误。辽史于滦州下云，石晋割地在于平州之境，亦误也。

考契丹所得十六州

世言燕云十六州自石敬瑭以赂契丹，不属中国者四百四十余年。盖不尽然。考之于史，晋高祖所割以畀契丹者，山前之州七，曰幽、（今顺天府）曰蓟、（今蓟州）曰瀛、（今河间府）曰莫、（今任邱县）曰涿、（今涿州）曰檀、（今密云县）曰顺，（今顺义县）山后之州九，曰新、（今保安州）曰妫、（今延庆州）曰儒、（今永宁县）曰武、（今在朔州西境）曰云、（今大同府）曰应、（今应州）曰寰、（今马邑县）曰朔、（今朔州）曰蔚，（今蔚州）而营、平二州则后唐时契丹自以兵取之者。其后周世宗复关南北，则瀛、莫二州复归中国，而其余十四州遂沦于契丹，并所取营、平二州亦适得十六之数。若霸州乃周世宗所置，滦州乃契丹所置，又不在十六州之内者。

辨宾徒

汉书，辽西郡宾徒县，莽曰勉武，今本亦有作宾徒者。后汉书，辽东属国宾徒故属辽西。通鉴，晋赵王伦贬吴王宴为宾徒县王，秦苻坚封慕容垂为宾徒侯，并取此为名。晋书载记作宾都侯。都之与徒，以音相近而转，尤为明证。而辽史则云，中京大定府长安县本汉宾从县地，劝农县本汉宾从县地，此承汉志傅写之讹，而未考后汉、晋二书也。

辨龙城

案史有两龙城。汉书匈奴传，匈奴诸王长少五月大会龙城，祭其先天地鬼神。武帝本纪，元光五年，车骑将军青至龙城，获首虏七百级。卫青传作笼城。注笼与龙同。此一龙城也。晋书载记，慕容皝筑城于柳城之北，龙城之西，立宗庙宫阙，命曰龙城。此又一龙城也。六朝以下文人多用龙城。隋炀帝与史祥书，望龙城而冲寇，盼狼居而发愤，自此递相祖袭，皆匈奴传之龙城耳。

辨一统志朝鲜

汉书地理志，乐浪郡之县二十五，其一曰朝鲜。应劭曰，故朝鲜国，武王封箕子于此。志曰，殷道衰，箕子去之。朝鲜在今高丽国境内。慕容氏于营州之境立朝鲜县，魏又于平州之境立朝鲜县，但取其名，与汉县相去则千有余里。一统志乃曰朝鲜城在永平府境内，箕子受封之城。当日儒臣令稍知古今者为之，何至于此？为之太息。（通鉴，朝鲜令孙泳。泳，非箕子朝鲜也。）

辨三韩

今人谓辽东为三韩，不知其何取。考晋书，韩种有三，一曰马韩，二曰辰韩，三曰弁韩。辰韩在带方南，东西以海为限。马韩居山海之间，无城郭，凡有小国五十六，大者万户，小者数千家，各有渠帅。又曰，辰韩在马韩之东，自言秦之亡人，避役入韩，韩割东界以居之，立城栅，言语有类秦人，由是或谓之秦韩。初有六国，后稍分为十二。又有弁韩，亦十二国，合四五万户，各有渠帅，皆属于辰韩。辰韩常用马韩人作主，虽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，明其流移之人，故为马韩所制也。又载其习俗、器用、朝贡之详甚具。辽史，高州三韩县：辰韩为扶余，弁韩为新罗，马韩为高丽。开泰中，圣宗伐高丽，俘三国之遗人置县。据此，则三韩并是东彝之国，种类各殊，而辽东乃汉晋时内地，乌得以三韩目之？近代文人用古而不求所出，其误也久矣。

辨张公素

一统志，永平府名宦有唐张仲素，德宗时以列将事卢龙军节度使张允伸，擢平州刺史。允伸卒，诏仲素代为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考之唐书藩镇列传，则云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，破降回鹘，又破奚北部及山奚，累擢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卒，子直方多不法，畏下变起，奔京师，军中以张允伸总后务。张公素以列将事允伸，擢平州刺史。允伸卒，子简会为副大使，公素以兵来会丧，简会出奔。诏以公素为节度使。性暴厉，眸子多白，燕人号白眼相公，为李茂勋所袭，奔京师。贬复州司户参军。案卢龙节度使前后三人皆张姓，曰仲武，曰允伸，曰公素。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，及详其历官，即公素也。

又其逐简会在懿宗咸通十三年，去德宗时甚远。且又安取此篡夺暴戾之人而载之名宦乎？今滦州乃祀之名宦祠，吁！其辱朝廷之典而貽千载之笑也已。

考长城

长城不独北边也，其在中国亦有之。史记苏代傅，燕王曰，齐有长城巨防，足以为塞。竹书纪年，梁惠王二十年，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。续汉志，济北国卢有长城，至东海。（泰山记云，泰山西有长城，缘河经泰山一千余里至狼邪台入海）此齐之长城也。史记苏秦傅，说魏襄王曰，西有长城之界。续汉志，河南郡有长城，经阳武到密。此魏之长城也。

其在北边者，史记匈奴傅，秦宣太后起兵伐残义渠，于是秦有陇西、北地、上郡，筑长城以拒胡。此秦之长城也。越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，筑长城，（正义曰，括地志云，赵武灵王长城在朔方）自代至阴山，（索隐曰，徐广云，西安善阳县北有阴山，阴山在河南阳山北也。正义曰，括地志云，阴山在朔州绝塞外突厥界。下至高阙为塞，（徐广曰，在朔方，正义曰，地理志云，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，其山中断，两峯俱峻，俗名为高阙也。而置云中、雁门、代郡。此赵之长城也。燕将秦开袭破东胡，东胡却千余里，燕亦筑长城，自造阳（韦昭曰，地名，在上古。正义曰，按上谷郡今妫州。）至襄平，（索隐曰，韦昭云，今辽东所理也。）置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东、辽西郡以报胡。此燕之长城也。秦灭六国，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，悉收河南地，因河为塞；（索隐曰，按太康地记，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谓之造阳，东行终利贲山高汉阳西是也。）筑四十四县城临河，徙适戍以充之；而通直道，（索隐曰，苏林云，去长安千里，正南北相直道也。）自九原至云阳；（索隐曰，韦昭云，九原县属五原。正义曰，括地志云，胜州连谷县本秦九原郡，汉武帝更名五原。云阳雍县，秦之林光宫即汉之甘泉宫在焉。又云，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十五里子午山上，自九原至云阳千八百里）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，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，（索隐曰，临洮陇西县。正义曰，括地志云，秦陇西郡临洮县即今岷州城，本秦长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，延袤万余里，东入辽水。）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。（北假，北方田官，主以田假与贫人，故云北假。索隐曰，应劭云，北假在北地阳山北，韦昭云，北假，地名。正义曰，括地志云，汉五原郡河目县故城在北假中，北假在河北，今属胜州银城县。汉书王莽傅云，五原北假，膏壤植穀。）此秦并天下之后所筑之长城也。自此以后，则汉武帝元朔二年，遣将军卫青等击匈奴，取河南地，筑朔方，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，因河为固。北齐天保三年，自黄栌岭起长城北至社平戍四百余里，置三十六戍。

（通鉴注，此长城盖起于唐石州，北抵武州之境。）六年，发民一百八十万

，筑长城，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余里。（通鉴注，幽州夏口即居庸下口也。幽州军都县西北有居庸关。）七年，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，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，率十里一戍。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。周静帝大象元年，发山东民筑长城，立亭障，西自雁门，东至碣石。隋文帝开皇五年，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，东距河，西绥州，绵历七百里。六年二月丁亥，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，于朔方以东，缘边险要筑数十城。七年，发丁男十万余人修长城，二旬而罢。史所载长城之事如此。